

山川气韵 师法自然造化

——张大千《黄山莲花峰图轴》赏析

■ 沈晓丽(君匋艺术院)



张大千 黄山莲花峰图轴 165×62cm 君匋艺术院藏

君匋艺术院藏有张大千《黄山莲花峰图轴》，纵165厘米，横62厘米。款识：玉井孤根局似船，横塘罗袜起秋烟。风涛天海千年泻，摇落春云一瓣莲。黄山莲花峰，大千张爰；钤印：张爰之印(白文方印)、大千(朱文方印)、大风堂(朱文方印)、两到黄山绝顶人(朱文长方印)，鉴藏印：曾经钱君匋珍护(朱文长方印)。

中国的名山大川中，张大千最钟情黄山，曾经三度问墨黄山，分别是1927年、1931年、1936年，亲身感受黄山的烟云变幻、山川气韵。画面上除了张大千的自用印和斋名大风堂，还有一方“两到黄山绝顶人”，推测此画作于二上黄山后，即1931年到1936年之间。1931年9月，张大千从上海出发第二次去黄山，与兄长善孖、门生张旭明等结伴同行。他们居于山中月余之久，不仅写生、创作，还拍摄了数百帧黄山照片。据说在拍摄云海时，随行人员险些掉下山崖，化险为夷后，张大千脱口成诗“宁教折骨山中死，此地他生也再来。”为了纪念这次上山，张大千请人刻了一方“两到黄山绝顶人”的印章。

张大千钟爱黄山，一是源于它的“四绝”。黄山的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，风貌特征迥异，云谲波诡，美学特色相当突出。历代画家将黄山作为表达自身情感的重要载体，在人文底蕴上更是蕴意深厚。二是源于石涛的影响。石涛是黄山画派的灵魂人物，以描绘黄山的峰峦烟云之变化著称，世人称“石涛得黄山之灵”。1932年，张大千全家移居苏州网师园，潜心研究历代名家画作，尤其沉醉于石涛。在他所有藏品中，以石涛的作品最为丰富，他曾请篆刻家方介堪刻制了“大千居士供养百石之一”鉴藏印，专为钤印石涛真迹之用。由于偏爱，当年张大千与张善孖、黄宾虹、郎静山、钱瘦铁等艺术家自发组织“黄社”，赴黄山采风，举办书画摄影展览，借以宣传黄山名胜。黄山建设委员会聘请诸艺坛名流为名誉委员，负责宣传推介，对黄山的开发与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此轴描绘黄山莲花峰，置于画面中心偏左位置，峻峭高耸，孑然不群。画面左下角的蒲团松冠，仿石涛笔法。虬松交枝错叶，穿插有致，具自然生态之趣。这蒲团松冠有平衡构图之意：画面右下部大块山石，没作过多描摹，左下角的松冠正好作压脚之用。与主峰峭壁上的迎客松远近呼应，也对近景处理做了很好的诠释。松树后面一条“飞练”从山涧泄出，瀑布向下之势与山峰的向上之势，更好地呈现了整幅画的张力。精彩之处当属莲花峰主峰，山峰呈“之”字态势，有别于黄山其他山峰“削立而瘦”的形状，刚劲又不失婀娜。虽有峭壁，但不是刀削斧砍的立面，山石峻嶒奇峭，岩间时有松树旁逸斜出。两个山洞下，一条小径蜿蜒而上，直达上部平台。这里是一个一览众山小的好地方：奇松、磷石簇拥，

视野开阔，许是山脚下那拾级而上的三位高士所要奔赴的目的地吧！

在整图中，多用枯笔、长条披麻皴来表现大块山石肌理，花青、赭石浅施之。张大千曾在其画论中谈及：“董北苑喜用披麻皴，因为江南的山，土多石少，又因为要画得林木蓊郁，自宜于用这种皴法。”可见，古人的皴法也是从自然中来，是模拟自然中真实的山石肌理，并结合笔墨的意趣而形成的。在大小平台处见斧劈皴，用笔如斧削木。根据山峰不同部位的特点，灵活运用不同皴法，使山石质感更加丰富。无论是勾勒、皴擦还是渲染，用笔急速、豪放奇崛，观者似能听到笔与纸的摩擦声。莲花峰的雄、奇、险、峻，被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是张氏早年的力作。

张大千的山水画在20世纪20年代以仿学石涛为主，旁及梅清、石溪、八大等。二上黄山后，对于画论的感悟更进一层，他曾作总结：“予与仲兄虎痴既两入黄山，饫云松之奇观，悟古人六法之所在，作风屡变。”笔法上逐渐将真景融入并扩展运用黄山画派诸家。此画中莲花峰以自然实境为表现对象，从写生画稿中整理得来，但又不是对自然景观的简单摹写，也不是对前人笔墨的单一重复，是汲取了前贤传统、师法自然造化后的创造性作品。这虽不是黄山的精彩之作，但反映了张大千这个阶段的山水画面貌，能看到他这种转变时期的的特点。

笔底山河皆从屐痕丈量中得，墨韵间可见行旅者目接千峰的体悟。诚如他常说的画理之悟：“要领略山川灵气，须深入其间，栖息其中，朝夕孕育，体会物情，观察物志，融会贯通，所谓胸中自有丘壑之后，才能绘出传神的画。”此番黄山彻悟，让他受益终身，也让我辈等奉为学习信条。

黄山成为贯穿张大千水墨丹青人生之旅的圣地。他以画家、诗人、摄影师的视角探寻黄山，天都峰、莲花峰、光明顶、鲫鱼背、百步云梯、清凉台等诸多景地，都被他一一入画入诗，反复描绘吟哦。张大千在三次登临黄山后所作的一首诗：三作黄山绝顶行，年来烟雾黯晴明。平生几两度风履，尘腊苔痕梦里情。他曾在一幅画上题跋：云里岩峣望若何，放心初上小心坡。盘空却爱蒲团石，坐看天都绝薜萝。压帽危峰势欲摧，凭栏一步一徘徊。纵教折骨山中死，此地他生也再来。

他对黄山的深深眷恋情满四溢。1949年后，他寓居印度、阿根廷、巴西、加州等地，过起了寄情山水、书画相伴的生活。纵观他的人生履痕，无论是在艰苦的敦煌石窟，是在雨后的青城山，是定居在巴西的八德园，是在美国的环碧庵，还是在台湾的摩耶精舍……时空变幻，始终不能更改对黄山的挚爱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叫作“每忆天都均欲去”。即使在晚年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仍念念不忘让他魂牵梦萦的黄山胜景。